

西安的夏天，总是来得热烈又坦荡。没有迂回的温润，是北方古城独有的燥热，日头悬在青砖灰瓦之上，灼灼地铺满整座长安城。风卷着热浪掠过老街巷，掠过斑驳的城墙砖，掠过街边郁郁葱葱的国槐，空气里都是滚烫的气息。行人步履匆匆，衣衫沾着薄汗，连聒噪的蝉鸣都带着燥热，将盛夏的绵长与慵懒拉到极致。而在这样闷热难耐的日子里，西安人藏在烟火里的治愈，从来都不是精致的甜品与冷饮，而是一碗凉皮、一碟搅团，是独属于关中大地的市井滋味，是暑气里最温柔、最踏实的人间欢喜。

一方水土养一方风物，关中平原的烟火温柔，尽数藏在这些朴素的夏日小吃里。历经燥热的赶路，挣脱白日的喧嚣浮躁，寻一家街边不起眼的老店，不用奢华装潢，只需一张简单的木桌、一把竹椅，静待一碗家常风味上桌，所有的烦闷燥热，都会在舌尖烟火里慢慢消散。这是西安人刻在骨子里的夏日仪式感，岁岁年年，从未更改。

凉皮是长安盛夏最利落的清凉。无论是软糯透亮的米皮、筋道爽滑的面皮，还是薄韧筋道的擀面皮，都是夏日里不可或缺的美味。清晨新鲜蒸制的凉皮，薄厚均匀、色泽温润，简简单单切成宽窄适中的长条，码上脆生生的绿豆芽、清爽的黄瓜丝，红绿相间，看着就让人心生清爽。关中人家的调味，从不会过分繁复，却精准拿捏了夏日的味蕾喜好。一勺醇香的油泼辣子，是陕味的灵魂，滚烫热油激发出辣椒的鲜香，红亮诱人却不燥烈；再淋上酸爽的陈醋、鲜香的生抽，点缀少许蒜泥与芝麻，简单几味调料，便盘活了整碗吃食的风味。

长安夏日

○ 武博雯



豆包 AI 制图

筷子轻轻翻拌，每一根凉皮都均匀裹上红润的汤汁。入口先是通透的清凉，凉皮筋道弹牙，豆芽脆嫩多汁，酸辣鲜香层层递进，顺着舌尖滑入喉咙，一路涤荡满身燥热。暑日积攒的沉闷、赶路沾染的热气、心底细碎的浮躁，都在这一口清爽里烟消云散。一碗凉皮下肚，凉意从肠胃漫遍四肢百骸，整个人都变得松弛通透。它不像大餐那般隆重，却足够熨帖人心，是炎炎夏日里，最恰到好处的温柔慰藉。

如果说凉皮是夏日的利落清凉，那搅团，便是关中烟火最温润绵长的温柔。相较于凉皮的清爽利落，搅团自带一份敦厚踏实的烟火气息，是老西安人代代偏爱、岁岁难忘的家常味道。老话常说“三伏搅团赛人参”，在闷热乏力、食欲不振的盛夏，一碗酸辣开胃的搅团，便是最好的人间滋味。

搅团的制作最是考验耐心，纯玉米面或小麦粉慢火细熬，手持木勺不停搅拌，直到面糊浓稠绵密、均匀无疙瘩，熬

出软糯紧实的质感才算成功。刚出锅的搅团色泽温润、质地细腻，软而不烂、糯而不黏，带着谷物最纯粹的清香。吃法也最是家常地道，一碟酸爽开胃的浆水，或是一锅浓郁鲜香的番茄臊子，都是搅团的绝佳搭档。

夹起一块软乎乎的搅团，裹满浓郁的汤汁入口，绵软顺滑的口感温柔贴合味蕾，浆水的酸清爽解腻，臊子的香醇厚绵长。没有重口的油腻，没有繁复的调味，只有谷物的本味与家常的鲜香交织。一口下去，脾胃瞬间舒展，盛夏里恢恢的食欲瞬间被唤醒。吃一碗搅团，不追求酣畅淋漓的刺激，只享受细嚼慢咽的安稳，这份烟火暖意，治愈了夏日的燥热与荒芜，也藏着关中人人家质朴纯粹的生活底色。

在西安的夏日，幸福从来都很简单，不必奔赴远方的风景，不必追寻奢华的享受。暑气蒸腾的街巷里，一碗凉皮、一碗搅团，便是寻常日子里最珍贵的小圆满。街边老店氤氲的烟火、食客低头品味的安然、晚风掠过街巷的温柔，拼凑出长安城最动人的夏日模样。

这座古城，见过千年风霜，藏过盛世繁华，却始终留存着最质朴的市井温柔。四季流转，烟火如常，凉皮的爽滑、搅团的温润，年年岁岁陪伴着长安的盛夏。平凡的吃食，藏着最动人的生活本真，一口烟火味，万般夏日安。

燥热终会褪去，盛夏终会落幕，但藏在舌尖的清凉与温暖，会永远留在岁月深处。在西安滚烫的夏日里，一口凉皮解暑，一碗搅团暖心，于寻常烟火中觅得清欢，于热烈盛夏中享受安然，这便是属于长安人最温柔治愈的夏日幸福。



墨耘·曾广闲文专栏

寒山不是山（2）

○ 墨耘

从人文叙事看，这般特色命名“悖论”比比皆是。世人听到“五柳”，自然会想起临风摇曳的依依垂柳，殊不知“五柳”不是柳树，是东晋大诗人陶渊明的自号。陶渊明隐居乡野，宅边植五株青柳，写下千古名篇《五柳先生传》。此后“五柳”便成为归隐田园、淡泊名利的精

响水瀑布在这里奔腾已 300 多年了，它的脚步从未停止，仿佛千军万马飞奔而来，那震耳欲聋的声音铺天盖地，瞬间扑向灵魂深处，血液因此而沸腾。很多时候，人类无法触及的地方，瀑布均已抵达。

响水瀑布自古以来就响在翁牛特旗一侧的摩崖石刻边，响在乾隆皇帝的题诗里，响在满文里，响在蒙文里，响在汉文里，直至今今天。乾隆皇帝在凝视响水瀑布的时候，他的目光好像飞溅而出，气势磅礴，雷霆万钧。

阳光下，瀑布缤纷灿烂，在重力作用下坠入深谷，但其生命并不消极，无论它走到哪里，都能适应大山的要求，在长达 700 多米的大峡谷中亦是一样，不会停滞穿越的脚步。它非同一般，绕来绕去，其声音依旧如石头一般坚硬，穿透感觉和生命。

就像满山遍野的叶子一样，这样的声音又是绿油油的，仿佛能进行光合作用，又仿佛天塌下来一般让人无处躲藏，就连影子都被溅湿。三次跌入石井，三次跃出石井，从三米多深的石井中迸发出来，复又冲上天，其回音都是雷鸣般的巨响。胆小者早已魂飞天外，不知所措，而我却在大自然面前感受非同一般。匍匐在这声音里，就像一滴水珠在坎坷中前进，在地面上消失，仿佛命运注定就是这样。

位于敖汉旗与翁牛特旗交界处的响水瀑布，其形成过程主要是老哈河流经此地时，直接冲开石山，就像神斧似的，把大漠石山劈成两半，随后又在地心引力作用下，它歇斯底里似的冲向断崖，一往无前，宁愿粉身碎骨也要奔向

一

早年看过一部电影，讲的是 1925 年发生在秦岭深处一座小县城里的故事。前后两任县长在交接时，一起被土匪枪杀。新任县长赵伯雄上任后，决心为前任县长报仇，保一城百姓平安。就在他千方百计除掉匪首后，却发现了一个天大的秘密。原来这起血案竟然是省城督军杨大人的小舅子亲手策划的，目的是促使政府把县城搬迁到袁家庄，意图贪污巨额搬迁款项中饱私囊。得知真相的新县长一怒之下，连夜赶到袁家庄，枪杀了军阀的小舅子及其“帮忙、帮闲、帮凶”一千人，迫使县城搬迁计划落空。

一年后，省城一份火速剿灭匪徒的公文送到了汉中府，公文声称：“从匪徒打劫官府的手段来看，匪徒首领疑为赵伯雄。”

这部影片改编自当代作家杜鹏霄的同名长篇小说《佛坪》，据说是 100 年前发生在佛坪县城的真实事件。

就在那次事件发生 10 年后的 1935 年，由徐海东、程子华带领的中国工农红军第 25 军转战到佛坪县长角坝镇上沙窝村，建立起苏维埃政权，展开打土豪、分浮财的土地革命运动。

庙埡梁上枪声响，
红军来到袁家庄；
穷苦人民喜洋洋，
敌军土豪四处藏。
红军打开土豪仓，
分肉分钱又分粮；
……

又是袁家庄，还是袁家庄。足以想见，袁家庄是这片深山密林中一片耀眼的土地。百年来这里匪患不绝，红白交错，百姓的日子该是怎样地动荡。

二

2026 年 7 月中伏，我来到佛坪，在距离县城 7 公里处的袁家庄街道办王家湾村一户农家院落小住。

夏夜纳凉，与二三友人闲步走进老涂家酒馆小酌。小院里有几张餐桌，院边摆放一排砂锅，砂锅看上去比平时见到的要大些。老涂说，他家的主打菜是砂锅鸡，不过得提前 3 小时预订，否则没得吃。想想也是这么个理，来这里乘凉避暑的游客，谁也没有时间和耐心等上 3 个小时。

坐下后，看见老涂从菜地里摘了三根弯黄瓜、一把青线椒走进厨房。很快，一盆蒜泥拍黄瓜、一盘鲜笋炒老腊肉，外加一盘油炸花生米端上了桌。

一边喝酒，一边与老涂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。

听他讲，他的祖上是从四川迁徙过来的，现在已经是第四代。从时间上推测，大概是闹饥馑的 20 世纪 60 年代。砂锅鸡的做法是他家祖上传下来的，食材、辅料和配料都十分讲究。为了开饭馆，儿子、儿媳去年还专门出去学习了厨艺。今天的下酒菜是他的儿子小涂做的，尤其是那一道鲜笋炒老腊肉，让我们赞口不绝。老涂说，他家的腊肉都是自己做的，不是从外面买回来的。

不知不觉中，一瓶白酒见了底。告别老涂，走出涂家小院，山风拂面吹来，凉爽的感觉就像张爱玲小说中描写的“敲敲头顶、脚底板亦会响”的通透。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回走，低头看表，已是子夜时分。山茆上，干净的月亮泊在云端，照进农家院落，一只老猫抱着两只幼崽躺在草坪上，酣然入眠。

诗 歌 苑

中年叙事（外二首）

○ 张 茹

中年以后
学会了某种谨慎

香气里藏着一种固有秩序
每一朵花的声调都不同

每一次选择
院中月季都会轻轻一晃

亲爱的，你是被谁等了很久
才决定怒放的那一朵

不敢回头，怕看见
花瓣上细小的裂痕
怕被说，把瞬间当成春天

一种回乡

再次读到“采菊东篱下”
篱笆是陶潜诗里没写完的弯月
是农人躬向大地的脊椎

小时候，走窄窄的田埂
走到脚掌起茧
以为日子永远在麦田之中

昨晚，在超市货架忽见一罐酱菜
多么熟悉的童年记忆
眼泪突然砸下来

院落风声

暮春，报社大院蔷薇盛放
草木葳蕤。你最喜欢哪一种颜色？

其实，不必全懂。你懂其中一种
就足以编辑半个院落的风声

这些花朵啊，它们想开就开
从不介意蝴蝶蜚约或迟到